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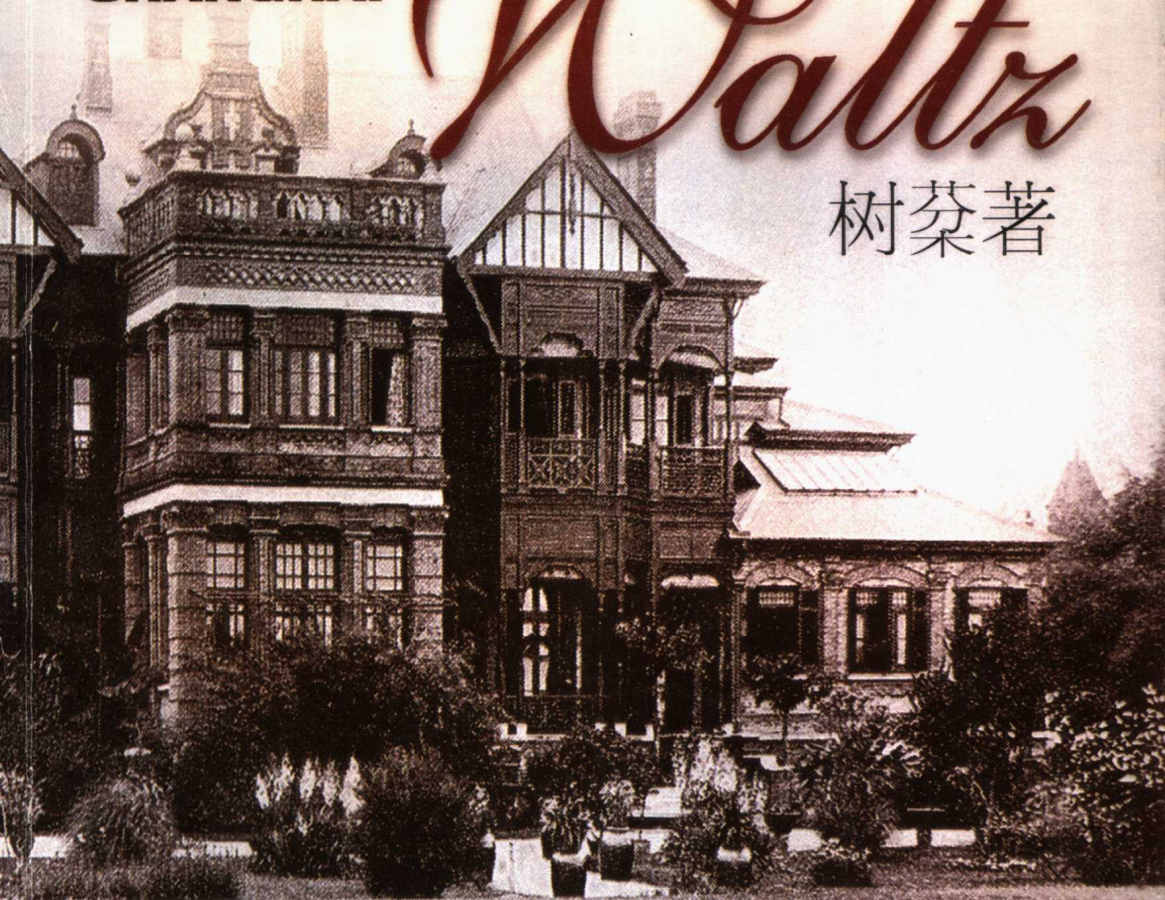
文匯原創叢書

上海

SHANGHAI

Waltz

树菜著



文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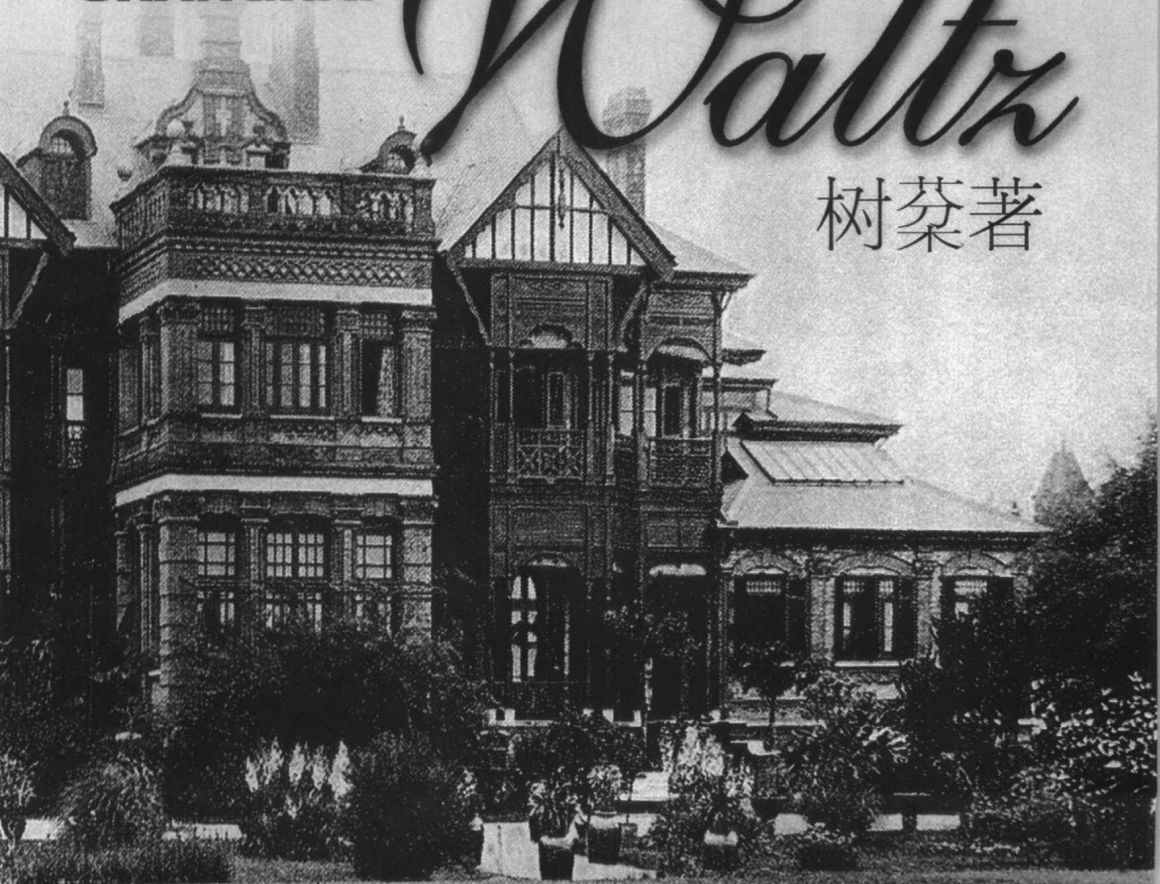


上海

SHANGHAI

Waltz

树菜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 Waltz/树葵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5

(文汇原创丛书)

ISBN 7-80676-188-8

I. 上... II. 树...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7266 号

· 文汇原创丛书 ·

上 海 Waltz

作者/树葵 丛书主编/肖关鸿

责任编辑/车明玉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编 200041)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照排

印刷/装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640×940 毫米 1/16/ 字数/170 千

印张/13.25 印数/1—8 000

ISBN7-80676-188-8/I·055 定价:22.00 元

关于文汇原创丛书

在科学创造中,个人的灵性最终淹没在对共性和规律的探求中。而艺术的创造,则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个人的灵性。

如果没有牛顿,一定会有马顿或羊顿取而代之,因为苹果总要从树上掉下来,万有引力总要被发现。

然而如果没有达芬奇、莎士比亚和曹雪芹,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人类还能创造《蒙娜丽莎》、《哈姆雷特》和《红楼梦》这样的不朽之作。

人类文化史是由不可替代的个人灵性构成的。新的天才出现并不会使过去的大师黯然失色。就如李白的光辉不会掩盖曹雪芹的不朽,毕加索的出现不会使达芬奇失去价值。

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的价值在于他们作品的原创性。他们的个性越是伸展自如,生命力越是自由洋溢,艺术的原创力也越是精彩飞扬。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隐患。小小鼠标把一切变得轻而易举,按按电钮使一切变得舒舒服服,趋同与一律化正在扼杀文化的生机,如

马尔库塞指出的技术统治社会的“单面人”的危险不再是杞人忧天。人正在逐渐丧失最宝贵的创造力。

当我们在为建设先进文化努力的时候,文化创新自然成为我们最为关注的课题。文化原创力是文化创新的核心所在,如何发掘、发扬和保护文化原创力,如何造成一种能使文化原创力蓬勃发展的文化生态,必须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了。

我们把这套丛书命名为原创丛书,只是表明我们的一种态度,一种呼吁,一种要求和一种愿望。

我们希望文化界、出版界和读书界共同来呼唤原创作品,推动原创作品,关注原创作品。

一套丛书只是一块小小的铺路石,我们期待着从我们的背上走来新一代的大作家、大作品。

主编

追逐彩虹

(代序)

1

追
逐
彩
虹

树 菜

那一年的夏日下午，周易和我走在上海西郊的一片田野上，突地乌云急聚，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降。我俩无处躲避，只能伫立着听凭周身淋个湿透。

半晌，云散雨止，明净如洗的天空中现出一段彩虹，迅速向两端延伸，形成一座横亘在空中的虹桥。

这时，我想起那首歌曲《I'm Always Chasing Rainbows》：

I'm always chasing rainbows,

Watching clouds drifting by.

My schemas are just like all my dreams,

Ending in the sky.

Some fellows look and find the sunshine.

I always look and find the rain. *

.....

在以后那些年里，每遇雷雨过后，我总会仰望天空，盼望能看到和那回同样瑰丽的彩虹，但终未能盼到。以后随着岁月荏苒，时光流逝，我遂能明白此景已不再了……

现在已到了追忆和记叙往事的年纪，当我要为这本记叙所见、所闻、所历的书起个书名时，不由得想起那首歌曲。斟酌再三，若是把“我永远在追逐彩虹”用作书名，总觉得不甚贴切，也未能包含作品中所反映的地域——我居住了几十年的上海。

《我永远在追逐彩虹》这首歌是根据波兰作曲家肖邦的《即兴幻想曲》的旋律改编谱成的，当年在上海的舞厅中演奏时都奏成 waltz 舞曲。那么我便把这书名叫《上海 waltz》吧！

* 这六句歌词的中译为：

我永远在追逐彩虹，

望着云霞飘走。

我的企望就如我所有梦境，

消失在天空尽头。

有些人在寻觅阳光，

我却总在寻觅雨天。

目 录

追逐彩虹(代序) / 1

上海滩交际名媛 / 1

丽都花园中的婚礼 / 13

难忘的百乐门 / 19

昔日“追星族” / 28

旅馆业与黑道 / 35

罪恶的封锁 / 57

大赌窟“好莱坞” / 68

虎豹争斗 / 77

香港的上海毒梟 / 89

上海首富传奇——叶澄衷和孙辈 / 106

今昔斜桥弄 / 120

消失的美食家 / 128

最高的西餐厅——云楼 / 138

“菲亚克”厨房 / 146

君斯坦丁堡望族 / 153

令人怀念的天鹅阁 / 159

绅士的包装 / 165

一条弄堂里的故事 / 169

周信芳的书房 / 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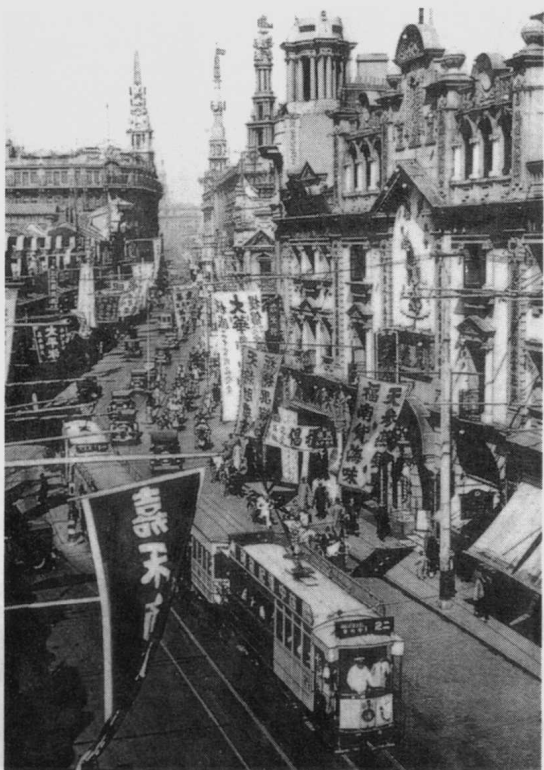
上海滩交际名媛

“交际明星”与社交名媛

近些年来，书市上出现了一些以昔日上海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在众多的人物中，往往会有一个“交际花”，有的还是书中的女主人公。这些人既长得美艳又善于交际，且无社会职业，常年周旋于一些有钱男人之间，受这些男人中的一个或几个供养，长住在高级旅馆或是公寓里，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就像曹禺的话剧《日出》中的陈白露或眼下的一些“金丝雀”和高级“二奶”那样。

在旧日上海这样的女人确是有的。那时我家开设在汉口路上的惠中旅舍是上海的一家甲级旅馆，那里的五楼都是带会客室的高级套房，其中有几套房间就被这样的女人包租着。我跟随父亲到旅馆中去玩的时候常能见到她们，其中有些人看得面熟了，她们也知道了我的身份，还摸着我的脑袋唤我“小开”。

这样的情形当然不止“惠中”一家，另一些甲级旅馆中，如“大东”、“东亚”、“新亚”、“扬子”、“东方”、“大中华”等，都有这样的女租客住着。一些乙级旅馆中也会有这样的女人长住着，只是“档次”较低些罢了。而长期租住在“国际”和“金门”这两家特级旅馆中的这类女人的“档次”便要比住在甲级旅馆中的更高。这正如那时的妓女也有书寓、长三和么二的等级之分一样。



南京路上的东亚饭店

然而，哪怕是住在特级、甲级甚至最豪华的华懋公寓（今锦江饭店北楼）中的这类女人，都算不上真正的“交际明星”。她们中有的上海各大舞厅中的红舞女，有的是过去书寓、长三中的红倌人，从良嫁人后重又下堂出来招蜂引蝶，也有脱离了家庭住到外面来广交“朋友”、受人供养的女人……这些女性过着阔绰的生活，有着相当的排场，甚至

在上至政要下至黑道之间周游交接，但她们严格说来都是不够档次的。用我父母一辈人的话说，充其量只能算是些“交际草”。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活跃在交际场上的名女人呢？

有一位 1949 年之后去了台湾的名叫陈定山的文史作家，也是中国最早的化学工业厂——家庭工业社的少东家，当过大学教授，因此也属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社会名流。他在 1958 年曾写过一本笔记集《春申旧闻》，其中讲到当年上海的“交际名媛”时这样写道：“上海名媛以交际著称者，自陆小曼、唐瑛始。继之者为周叔苹、陈皓明。周为邮票大王周今觉的女公子。陈则为驻德大使陈蔗青之爱

女。其门阀高华，风度端凝，盖尤胜于唐、陆。自是厥后，乃有殷明珠、傅文豪，而交际花身价渐与明星同流。”

旧时上海有名的“交际明星”当然不止这几人，但无论是哪个，能有资格被称为“交际明星”的，首要条件是当时被公认的“名媛”，必须出身于名门，纵然不一定家境十分富有，但总是有相当社会声望的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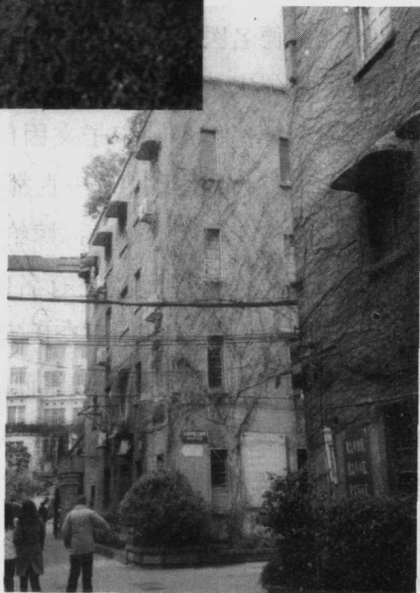
“交际明星”唐瑛

自从以诗人徐志摩感情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在大陆和港台播映之后，陆小曼（剧中由伊能静饰演）的许多事情已被广大观众所了解，因而不赘述。陆小曼的才艺确是被所有认识她的人称道的，她能诗善画，晚年尚能成为上海文史馆的馆员盖亦由此。上海文史馆至今收藏着不少她的画作。

唐瑛和我母亲的年龄相仿，都是出生在1910年前后。她的父亲是沪上留德名医，兄长腴庐是宋子文最亲信的秘书，平时和宋形影相随。那年宋子文在上海北火车站遇刺，刺客认错了人，开枪误杀了宋身旁的唐腴庐。宋子文因他代替自己丧命而很觉内疚，在厚赠抚恤之外，对唐氏家人一直都很看顾。唐瑛在上海最贵族化的基督教会中西女塾毕业后，嫁给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市政水道工程师李祖法。他是上海滩上有名的“（宁波）小港李家”的家族成员，父亲李云书是沪上巨商，李氏家族中“祖”字辈的成员在上海数以百计，大部分是社会名流或富商。其中，李祖永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很具实力的永华影业公司的老板，而有个叫李祖莱的在敌伪时期曾落水当汉奸，和“七十六号”特务组织关系密切。唐瑛下嫁李祖法后因性格不合而离婚，改嫁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的侄子熊七公子。



唐瑛

唐瑛居住的霞飞路
泰山公寓

我不清楚我母亲和陆小曼是否相识,但她和唐瑛却是相熟的朋友。上海沦陷时期,我父母离异后,母亲住进愚园路西端的西园公寓,几乎每天都有不少朋友来打牌、吃饭和聊天。我和姐姐们也是每天学校放学就往那里跑。母亲的那些朋友中有一位长得很漂



作者母亲费宝树



亮，皮肤白皙，身材苗条，亭亭玉立，嗓音甜美，打扮清雅脱俗。母亲唤她“阿瑛”，教我们唤她“阿瑛嬢嬢”。以后才知道她便是上海有名的交际明星唐瑛。有一回母亲带了我到霞飞路去买东西，回家时走过泰山公寓，母亲说阿瑛就住在这里面，便上楼到她家去。阿瑛嬢嬢搬出许多糖果来叫我吃。那时还是沦陷时期，巧克力是十分稀有的名贵食品，只可惜我生性不喜甜食，因此只吃了一块。

我母亲费宝树在她交往的那个圈子里是以美貌闻名的，她的容

貌和身材都属于古典美女型。而唐瑛则是另一种气质，她的漂亮中洋溢出西洋女性风味，谈吐举止也比母亲活泼得多。如果两人同时出现在一个社交场合，风头无疑是属于唐瑛的。

母亲在1948年去了香港，以后唐瑛也去了。当我到香港时，唐瑛已不在那里，母亲说她移民去了美国，并和她已多年未直接互通音信了，只是彼此通过朋友们知道都还活着并且安好而已。

“交际名媛”周叔苹

陈定山文章中讲到的上海另一位“交际名媛”周叔苹，和我母亲有超过半世纪的交谊，但奇怪的是我在上海时从未见到过她。

我母亲是在十七岁时嫁给比她大十五岁的我的父亲的，那时我父亲在英商有利银行当买办。婚后在公共租界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上买了座房子做新居，毗邻便是邮票大王周今觉的住宅。

周今觉是当时有名的实业家，开了好几家厂。称他为“邮票大王”，是因为他喜爱集邮，所集藏的邮票的总价值为全国集邮者之冠。其中一件清末红印花加盖小字一元四方联是世间孤品，据1941年《世界邮票年鉴》估价为五万美金。这在当时可算一笔相当大的财产，能买十辆十六只汽缸的林肯豪华房车或一幢挺大的花园洋房。

周家有位待字闺中的大小姐，名叔苹，比我母亲年长两岁。中间并未经人介绍，两个女孩子（当时已结婚的母亲无论按年龄或性格来说都只能算是个女孩子），一个在二楼阳台上，另一个在自家的花园里，隔着道墙通过招呼和谈话便成了朋友。以后，周叔苹嫁给了个姓李的富室子弟，我母亲则从西摩路搬到了愚园路上，两人间的来往便不及以前密切了。在这段时间里，周叔苹经常出入上海上层社会的各种社交场合，并且十分活跃，同时还翻译一些英文短篇文学作品，在林语堂主编的《西风》等高品位杂志上发表。由于她的家庭背景、

社交能力和在文学上的成就,使她成为当时上海上流社会中的交际明星。

母亲和周叔苹的再度交往是在两人移居香港之后。从1949年初起,有大批上海人涌往香港,大多居住在两个地方,即港岛的北角和九龙的尖沙咀。母亲和周叔苹都住在金马伦道上,几乎每天都要见面,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同是从上海



周叔苹

来的朋友。她们常在一起打麻将、聚餐、聊天,有时也结伴同去台湾探望亲友。这时的周叔苹已是人到中年,不复有过去的风光了,但也许是想要留住逝去的韶华,她的穿着打扮还像二十来岁似的,并且经常是浓妆艳抹。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年过八旬。由于她在垂老之年还穿上鲜艳夺目的流行时装,常在尖沙咀街头踽踽而行,一些当地居民和商店售货员便给她起了个外号“老美女”。这外号无疑是含有讽刺意味的,但用这外号唤她的人大概不会想到,这位打扮“出位”的老姬当年曾是上海这座大都市中很有声望的名媛。

我是在1983年初到香港时才见到母亲的这位好友的。母亲带我去拜访她时要我叫她李 auntie,并告诉我她是一位作家。当时我

只是感到这位 auntie 的穿着打扮和她的年龄不甚相称,以为她大概是那类给报纸写小品或专栏的女作家,这样的作家在香港和台湾是很多的。

在这次拜访之后不久,我在油麻地的集成书局中买到一本她七十年代在台湾出版的小说散文集,集中所收都是她在中年以前发表的作品,读后感到内容和文笔都有相当水准。为这本集子作序的是台湾国民党中的元老级人物张群(岳军)。虽然作序者的官位并不能代表作品的质量,但张群毕竟是个学者型的政客,在蒋介石时代他是中枢的重要谋士,到蒋经国时代又是重要顾问。过了些日子,我在上海的新华书店中又买到一本由周叔苹翻译的外国著名长篇小说《拿破仑和黛丝丽》。这本译作由北京的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书中保留着蒋彦士为译本所写的序,此人又是一个台湾国民党中的重量级人物。

我把这两个“发现”讲给母亲听。母亲笑我太大惊小怪,她说周叔苹的作品远不止我看到的这两本,周在台湾出版过好多本书,是和《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齐名的同辈女作家,只是在香港这地方知者不多罢了。

前些年母亲去世后,我和姐妹们便与李 auntie 不再来往,只知她仍旧居住在香港,倘若还健在,算来应已年过九旬了。

当年上海的交际名媛如唐瑛、陆小曼、周叔苹等都出身名门世家,但也有少数人并非名门出身而成为社交界名花的,其中最出名的便是被多家小报称为“乱世佳人”的“黑猫”王吉。

“黑猫”王吉

给王吉起“黑猫”这外号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由于她在嫁人之前曾在上海有名的黑猫舞厅中当过伴舞女郎,不仅擅于伴跳维也纳华尔兹和探戈等难度较高的舞种,还能表演西班牙和吉卜赛舞蹈,常